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淞隱漫錄 眉繡二校書合傳

眉君，一字媚仙，北里中尤物也。與琴川花影詞人有齧臂盟，花間淪茗，月下飛觴，無眉君不樂也。眉君姿態妍麗，情性溫柔，所微不足者，裙下雙鉤，不耐迫襪，顧自然纖小，當被底撫摩之際，一握溫香，尤足銷魂蕩魄。身材差短，李香君，依人飛燕，更復生憐。僦居滬北定安里，精舍三椽，結頗雅，房中陳設，豔而不俗，湘簾几，寶鼎香爐，位置楚楚，入其室者，塵念俱寂。花影詞人顏之曰「四聲四影樓」，名流多有題詠。門外車馬恒滿。眉君於花影詞人，最為屬意，幾於形影弗離，聞聲相思。從不出外侑觴，雖相知者折簡屢招，不赴也。其自高聲價如此。淞北玉生，風月平章也。於花天酒地中閱歷深矣，一見眉君，獨加許可，為之易今名曰「眉君」，字曰「媚仙」，由是名譽噪甚。眉君雖處勾欄，選擇殊苛。有不當意者，雖出重資，弗肯流盼。西江歐夢柳，名下士也。心折眉君，欲與訂好，連宴其室三晝夜，不言去。眉君知其意，匿弗出見，以閉門羹待之。歐乃驅車北上，歎為秋水芙蓉，非風塵中物，而不知其屬意者，固別有在也。花影有本事詩八章，書之冷金箋，眉君張於素壁，時曼聲吟哦之。詩錄如左：

其一

誰道彈棋局不平，忽令消受到狂生。
鏤心恩怨都忘我，鏤骨纏綿總為卿。
白玉團雲昭別景，素絲織字寫遙情。
酒軍南北分標處，疏放何因一座驚。

其二

碧窗紅燭夜深深，拉雜絃海上音。
悔我見伊雙致語，替愁底事百相侵。
桃花釀醋成何著，梅子黏酸竟不禁。
一樣閒情拋未得，莫論買笑費黃金。

其三

廣廈原無千萬間，柔鄉老我當禪關。
憑抽瓊緒盟河水，未死心香裊博山。
看碧成朱都有韻，聞聲對影可曾嫺。
花叢取次羞回首，懶倚真如鳥倦還。

其四

酒國花枝酒外愁，漫呼負負更休休。
肯隨暗霧飄雲去，不逐天池大水流。
絕代由來關福慧，有人曾未媚公侯。
從容細下裙邊拜，一掬秋心一角樓。

其五

西風香動桂花枝，轉為蘭因費別思。
可有琵琶宣手眼，為誰歌舞惜腰支？
巫雲朝暮期何定？溝水東西去歎遲。
錦重重天樣遠，渠儂懊惱我儂知。

其六

因扇何因竟棄捐，清辭休唱想夫憐。
比來瘦減消紅粉，舊日恩情款玉鈿。
墮鬩飄茵傷短命，朝南暮北要奇緣。
畫圖人面應無恙，沒個傳神展子虔。

其七

得傍靈風熱骨涼，一澄心海湧明光。
自持只解陳思佩，人近微聞合德香。
燕頤封侯輸此福，蛾眉惜誓到迴腸。
河陽鏡裡絲千萬，難道緣愁爾許長！

其八

盡有相思寄玉簫，雙雙人影未寥寥。
好憑過去方來者，不必情根果恨苗。
地老天荒終未改，花顛酒渴任相嘲。
東山絲竹蒼生雨，肯把風懷一例消。

詩出，傳誦一時。同時有李繡金者，亦個中之翹楚也。豐碩秀整，玉潤珠圓，小住居安里，楊柳樓台，枇杷門巷，來游者幾於踵趾相錯。楚南錢生，最所屬愛，思欲為量珠之聘，然力未能也。淞北玉生遇之於申園，含睇宜笑，若甚有情，聯鑣並軌而歸，即訪之其室中。繡金親調片，自制寒具以進，溫存旖旎，得未曾有。其姊曰才喜，與之連牆而居，齒雖稍長，而丰神獨絕，金陵假鶴生以清介聞，一見才喜，立為傾倒，時得相如賣賦金百餅，即傾囊贈之，為書楹聯云：「一樣英才開眼界，二分歡喜上眉梢。」由是聲價頓高。才喜善為青白眼，雖在章台，而性情豪爽，身具俠骨，胸有仙心。每見文人才士，極相憐愛，周旋酬應，出自至誠，從不瑣瑣較錢幣；若遇巨腹賈，則必破其慳囊而後已。西蜀李芋仙刺史為滬上寓公，領袖風騷，主持月旦，曲里中人，凡經其品評者，才出墨池，便登雪嶺。

姚家姊妹花初為芋老所眷，韻事乍傳，香名頓著。芋老重來歌浦，著意尋芳，因賞識才喜，遂及繡金，常與玉生小宴其家，往往射覆藏鉤，清談達旦。才喜尤愛玉生，常欲姊妹共事一人，如趙家故事，然生所屬意者，繡金一人而已。繡金小名阿鳳，或遂連呼之曰金鳳。玉生曾贈七律四章以見意，中有一聯云：「黃金只合將卿鑄，赤鳳何曾為姊來。」其寄托蓋在言外矣。才繡二人妙解音律，彈絲吹竹，靡不工。繡金尤善歌，珠喉宛轉，響遏行雲。才喜本虞山朱氏所出，琵琶為朱湘卿親授，音節之妙，巧合自然，一時俗工，皆為斂手。芋老與玉生在座，輒招二姊妹同司酒政，為席，恒姊彈而妹唱，綺筵乍開，歌聲即發。玉生曾口占二八字調芋老云：

一樣李花供飄泊，行朱字太綿。

琵琶對語歌聲婉，淚濕青衫老謫仙。

芋老以申園為極樂世界，嘗曰：「□二萬年無此樂，三□六宮都是春。」謂：「我死必葬於申園之側，樹一石碣曰：『西蜀詩人李芋老之墓』，旁植梅花萬株，使士女游申園者，多來瞻眺禮拜，或遇春秋佳日，奠以濁酒一杯，豈不樂哉！」才喜聞言，躍然起曰：「他日亦願附瘞墓旁，如虎邱之有真娘，西湖之有蘇小，惠州之有朝雲，亦足以傳矣。」芋老喜甚，為浮一大白，曰：「願如約。」

一日，芋老偕玉生乘生游申園，歸適值驟風雨，馬蹶，車幾覆，前後香，皆為之停轡不發，爭來救援。才喜聞信，親至芋老寓齋問候。玉生笑曰：「使芋老今日果死，則其願遂矣。特不知陪葬者，尚欲稍緩須臾否？」眉君既為花影所昵，願居妾媵列，供俸研役，特其母屬望頗奢，索八千金，花影適有武陵之行，買竟去。

眉君遂絕粒，蒙被僵臥，晝夜飲泣，目盡腫。其母無奈何，偕眉君乘舟追之，及之於塘棲，卒以五千金歸於花影，僦屋湖畔福隱山莊，成嘉禮焉。香輿彩仗，騶從頗盛，見之者不知其為納小星也。

錢生，本貧士，投筆從戎，頗懷遠略，在某當道幕府司筆札，海上軍興，上萬言書，慷慨激昂，悉中要，所論戰守各策，皆可坐言起行，當道試之於用，咸有實效，積前後功，保升太守。適以公事捧檄至滬，自作快語曰：「今而後可償余願矣。」改服敝衣冠，蓬發垢面，踉蹌詣繡金所，曰：「殆矣。」繡金驚問所自，錢曰：「自別後，就館不成，作賈折閱。昨貸之戚串，得數百金，販粟渡長江，舟覆，盡飽魚腹，僅以身免至此。水盡山窮，將流落申江作乞丐矣，特來面卿作永訣耳。」言罷嗚咽不勝。繡金亦哭，久之，曰：「天生君才必有用。古英雄有屢蹶而後起者，君特小挫折耳，何患。妾藏有五百金，願奉君經營事業，特不可使阿母知也。」急檢篋筭出單五紙，納錢袖中。錢撫繡金背曰：「卿真我之知己也！巾幗中乃有此巨眼！」遂以直告，竟納之為婦，載之北歸。